

# 我們為什麼要學歷史？

讀駱芬美《被混淆的臺灣史：1861~1949 之史實不等於事實》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研究生 | 廖准一



被混淆的臺灣史：1861~1949 之史實不等於事實 | 駱芬美著 | 時報文化  
201401 / 311 頁 / 21 公分 / 380 元  
平裝 / ISBN 9789571358864 / 733

早期研究中國明代史，近年轉而投身臺灣史研究的駱芬美，在《被誤解的臺灣史：1553~1860 之史實未必是事實》一書，採行了有別於傳統的歷史書寫方式，手法令人驚豔，得到讀者極大的迴響，短短一年間，已經印行八刷，就歷史書籍而言，這是相當不錯的成績。本書是繼《被誤解的臺灣史：1553~1860 之史實未必是事實》之後，作者關於臺灣史的第二部精心力作，本書接續著上一本著作的時序，講述臺灣從 1861 年開港以後一直到 1949 年國民黨政府來臺這段期間的歷史，以「福爾摩沙與瘴癘之地」為開端，以「日治時期的兩岸關係」作結，作者用十一篇翻案故事顛覆臺灣社會普遍的歷史認知，挑戰我們信以為真的「史實」。

例如在〈吳鳳與廖添丁〉單元中，作者對於兩位臺灣史上的傳奇人物—「吳鳳」捨生取義、「廖添丁」劫富濟貧的說法提出反駁，事實上，有關吳鳳捨生取義的虛構故事，早在解嚴前、後，原住民族運動風起雲湧的年代，就已經受到強烈的質疑與批判，嘉義縣吳鳳鄉甚至因此在 1989 年 3 月 1 日改名為阿里山鄉，而廖添丁究竟是劫富濟貧的義賊，還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盜匪，在這幾年間也引起廣泛的討論，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歷史學系以及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歷史與地理學系等單位還曾在 2009 年，也就是廖添丁去世 100 週年時舉辦學術研討會，嘗試從臺灣總督府檔案與法院檔案、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民間歌本甚至是網路遊戲中追尋、想像、理解我們每個人心中自認為熟悉的廖添丁的真實面貌。作者另外在〈日治時期的兩岸關係〉一文中提醒我們，其實早在日治時期，臺灣、中國就已經是一邊一國，臺灣人不僅在中國享有治外法權並可免除地方稅，甚至因此有中國商人為了逃稅而與臺灣人合資設立商行，這又是另外一段今日臺灣人陌生但卻真實存在的臺灣史。

作者以流暢、易懂的文字告訴我們，許多我們以為顛撲不破的歷史事實，其實都不是事實，

我們信以為真的「史實」，可能是因為誤解、混淆或傳說而造成的，有時甚至是來自於執政者有意的虛構與創造，在歷史教科書內容受到各方力量拉扯與影響的臺灣社會，本書誠實述說很多教科書裡沒有告訴我們的事，讓我們有機會看到更多面向的臺灣史，並得以從不同資訊中自行辨識與判斷「什麼才是比較趨於真實的臺灣史」，從這個角度來說，本書無疑是一本好的「臺灣史指南手冊」。

不過作者在釐清被混淆的臺灣史的敘述中，有部分詮釋、說明可能有進一步討論的空間。

以〈近代日本何時開始覬覦臺灣〉為例，作者將日本覬覦臺灣的時間從 1895 年往前推到 1874 年的牡丹社事件，書中並提到，日本薩摩藩一向以琉球王國的監督者自居，因此，在琉球人被臺灣原住民殺害的消息傳到日本後，屬於舊薩摩藩的樺山資紀及西鄉隆盛、西鄉從道兄弟力主出兵臺灣，最後西鄉從道受命為征臺的最高指揮官，出兵臺灣，但事實上，日本對臺灣開始產生興趣的時間，可能要比 1874 年早上許多，故事剛好可以從樺山資紀與西鄉隆盛說起。

在筆者還是學生的時代，歷史教科書只告訴我們樺山資紀是日治時期的首位臺灣總督，並未提及他曾力主出兵臺灣的事，事實上，在日本出兵臺灣的前 1 年，也就是 1873 年，樺山資紀就曾到蘇澳進行軍事偵察，而西鄉隆盛則可能早在 1851 年就曾經到達南方澳短暫停留，同樣也是為了進行軍事偵察，民間還流傳著西鄉隆盛居住在南方澳期間曾與原住民女子相戀，在他離臺返日後，該女產下一子的「傳說」，曾經擔任「臺北州基隆市會議員」的入江文太郎甚至曾在 1935 年 7 月 18 日出版了一本名叫《西鄉南洲翁基隆蘇澳を偵察し嘉永四年南方澳に子孫を遺せし物語》的日文書籍，對於西鄉隆盛臺灣行的來龍去脈以及戀愛生子的傳說有相當清楚、詳細的描寫，入江文太郎認為西鄉隆盛在臺灣確實有個「遺兒」，叫作「劉武荖」，西鄉隆盛之子西鄉菊次郎之所以到宜蘭擔任廳長，可能有部分原因是為了尋找這位「遺兒」，而國立臺灣圖書館至今仍保存著這本日文著作。

日本與臺灣的故事還不止於此，我們從荷蘭人與西班牙人來到臺灣初期所製作的輿圖中可以清楚發現，早在這兩個海上強權來到臺灣之前，就有許多日本人因為捕魚或是航行貿易的需求而定期性的居留於雞籠與安平，德川幕府甚至在 1609 年及 1616 年派遣有馬晴信及村山等安來臺，企圖建立貿易據點及征討這座南方島嶼。

但歷史本來就有許多不同的觀看視角與解釋方式，因此，部分觀點的不同並無礙於本書企圖澄清、解釋我們對於臺灣歷史的誤解的初衷。

本書特殊的書寫方式是另外一個值得討論的地方，作者在每個單元都先提出一個簡單的問題，再以一個「你以為…事實是…」的方式作答，這種書寫方式十分引人注目，讓人忍不住想要翻書閱讀，但它卻也可能讓讀者陷入「一個簡單的問題，只有一個標準答案」的傳統歷史思維中，以上述〈近代日本何時開始覬覦臺灣〉為例，筆者之所以會提出與作者不一樣的想法與解釋，主因可能在於筆者與作者對於「何謂近代？」、「什麼是日本？」、「什麼叫覬覦？」有不同的定義，因此得出不一樣的詮釋與說明，這正好凸顯出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當我們在討論、理解歷史時，

不可能也不應該提出一個很簡約的問題，再企圖用一個很精確、很標準的答案作答，否則，學習歷史極可能淪為無意義的背誦，甚至成為一種標準答案與特定意識型態的灌輸。記得剛進入研究所就讀時，教授拿了一份某知名高中的臺灣史考題讓同學模擬測驗，試題分為是非題與單一選擇題兩大類，題目不難，但測試過程中，同學們的疑惑聲四起，大家共同的感受是，很多題目都有兩個以上的答案，根本無法作答，這件事告訴我們，歷史不會只有一個標準答案。不過，若細讀本書每個單元的內容，可以發現，作者以「你以為…事實是…」作為標題，只是一種引人注意的書寫特色，對於每個單元所提出的問題，作者在內文都有做連續性的論述，因此，只要讀者有用心閱讀內容，應該不至於陷入另一個標準答案中，這不禁讓人想起前些日子，因為高中歷史課綱「微調」案而引起的軒然大波。

筆者無意在此討論贊成與反對雙方孰是孰非，不過或許很多臺灣人都與筆者有相同的疑問，為什麼接受同一套歷史教育長大的人，會有如此不同的歷史觀？為什麼我們從小到大，長期接受「社會科」與「歷史科」的教育，卻對於我們生活、成長的這座島嶼的過去會有這麼多的誤解與混淆？某些顯然與史實不符的論述卻被多數人視為理所當然，這使我想起幾年前與摯友聊到臺灣的教育現況時，他曾問我：「我們為什麼要學歷史？歷史教育可以告訴我們什麼樣的過去？歷史教科書有能力用多元且相對中立客觀的方式教導我們過去的事嗎？」，講求標準答案的臺灣歷史教科書真的有能力為我們的莘莘學子提供多元的歷史認識嗎？我也不禁感到懷疑，這次高中歷史課綱的「微調」案正好凸顯出臺灣歷史教育的困境，幾十年來，我們的歷史教育選擇性的告訴我們某些「史實」，同時也對於某些「史實」避而不談，導致接受同一套歷史教育長大的人，卻有極為不同的歷史觀，還記得二十多年前，筆者第一次從課外書籍中得知周恩來曾經擔任黃埔軍校的政治部主任並參與討伐「叛軍」陳炯明的行動時，那種難以形容的不真實感，為什麼教科書中告訴我們的「共匪」周恩來，竟然曾經是革命軍的政治部主任？！還與蔣總統一起東征陳炯明？！為什麼教科書對此隻字不提？不過選擇性的歷史教育，不獨獨發生在臺灣，綜觀世界各國，歷史教育常常是國家灌輸特定意識型態與民族主義的最佳管道，因此，如何改變選擇性的歷史教育所帶來的片面學習是當前臺灣社會最需要突破的困境，但這是何等重要卻又何其困難的事。

該如何突破呢？

我們該如何進行多元且相對客觀的歷史學習與閱讀？我們該怎麼做才能比較貼近事實，進而去理解過去、評價歷史？讀好每一個求學階段的教科書嗎？還是盡可能的多閱讀幾本不同觀點的課外讀物？本書或許已經給了我們最有意義的啟示與解答。